

人物故事图册

明·仇英绘



人物故事图册

明·仇英 绘

王珥 撰文

《人物故事图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分十开，每开纵41.4厘米，横33.8厘米，均为绢本设色。册页是一种适合于小幅作品的书画装裱形态，自古就受到文人们的钟爱。明清两代，册页艺术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人们视自己心仪的册页为一种心灵寄托，闲暇时翻看册页，就好像如今的我们翻看一本精美画册一样，是一种陶冶性情的享受。本套册页主要取材于历史故事、寓言传说、前人轶事和古代诗词等，题材十分广泛。从每一开上的落款和铃印可知，此作出自明代著名画家仇英（1482年—1559年）之手。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移居吴县（今苏州）。他特别擅长人物画，其中尤以仕女画最为出色。他能以设色、水墨、白描等多种技法作画，但其设色作品最为工细妍丽，颇得赞誉。仇英尤其擅长以青绿设色，其笔下的青绿作品，明艳却不俗气，或婉约柔美，或穷工极妍，或清新曼妙。他的画作在明代已经广为人们所喜爱。后人将他与同时代的著名画家沈周（1427年—1509年）、文徵明（1470年—1559年）、唐寅（1470年—1523年）并称为“明四家”。他们共同铸就了明代中后期以苏州地区为核心的绘画重心，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仇英的身世始终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年龄来看，仇英的岁数在四人中最小，出身也最卑微。据说，他曾经做过漆工，地位低下。后来，他跟随周臣（？—1535年）学画。周臣是明代中期苏州地区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职业画家，他笔下的绘画兼得画工的精细与文人的雅致。仇英继承了师父的衣钵，且更胜之。从仇英现存的绘画中，特别是《人物故事图册》中，我们能够在许多方面看出仇英游走于文人画与工匠画之间的轨迹。

自宋代以来，由于文人绘画地位不断升高，与之相对立的工匠画遭到了极大的排斥。人们不再欣赏出自职业画家手笔的作品，因此导致这一类绘画作品急剧衰落。直到周臣、仇英的创作开始兼收并蓄，工匠绘画才逐渐找到了发展的道路。以仇英为代表的职业画家重新受到社会，特别是文人圈子的尊重。当时著名的文人项元汴（1525年—

1590年）等人都与仇英交往甚密，还主动邀请他到家中欣赏、临摹自藏的古画。仇英的这种地位的转变，正是源于他糅合文人绘画与工匠绘画审美趣味差异的努力。

《人物故事图册》展示了仇英不输任何匠人的精湛细腻的画艺和颇具文人审美特点的雅致趣味。十开册页分别名曰：“捉柳花”、“贵妃晓妆”、“吹箫引凤”、“高山流水”、“竹院品古”、“松林六逸”、“子路问津”、“南华秋水”、“浔阳琵琶”、“明妃出塞”。仅从这些题名便知他所描绘的题材大都出自文人所热衷的典故、诗词。这能从根本上让本套册页向文人趣味靠拢，便于他们接受和欣赏这些画作。除了在题材选择上别出心裁，仇英在绘画技法上更是用心良苦。从整体上看，这套《人物故事图册》笔法丰富多样，特别是在山水布景的描绘中，大量运用了文人画家们所惯常使用的笔墨技巧，譬如皴法、浅染等。同时，在每一开的创作中，仇英都能追摹古意，迎合了时人对于南宋绘画的留恋之情。

除了上述种种趋向文人趣味的努力以外，仇英在人物、花鸟的刻画上，恪守历代画师传承已久的传统画法，在结构、形体方面不敢有一丝逾越规范，无不精妙入微。其更为出色的画面处理技巧体现在对色彩的应用上。在这套《人物故事图册》中，我们看到了画家对于色彩的丰富运用和细腻把握。他所使用的色彩呈现艳丽与淡雅的二元对立，但是却总能在一张画面中统筹这对矛盾，通过和谐的处理使画面既不艳俗又不淡薄，反而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古雅之气。正是这种古雅，使仇英的画作在当时便吸引了包括文人在内的社会各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仇英依然在世的时代，苏州地区便出现了大量临仿他绘画风格的仿制品。这种成规模的对于一位画家作品的伪造与仿制，在中国绘画史上前所未见。这些被后人命名为“苏州片”的仿制品大量流传后世，给今天的我们欣赏仇英的绘画艺术带来了较大的困扰。但值得庆幸的是，《人物故事图册》从款识及画艺来判断都应当是仇英的真迹。



第一开 捉柳花

本幅是《人物故事图册》的第一开，描绘的是春天柳絮飞扬的日子里，三个孩童于柳树下追逐柳絮，嬉戏玩闹的场景。其中两个孩童似乎因为太过专注，而摔在了一起。孩童后有一文人打扮的中年男子，见此情景，不免关心但又忍俊不禁。这位男子宽衣大袍，风度翩翩，旁有一童子携琴侍立，颇有些东晋隐士陶渊明（约365年—427年）的仙风道骨之气韵。

唐代诗人白居易（772年—846年）曾有“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的名句。在文人们看来，远离政治纷争，闲来无事，聊看孩童们追逐柳絮、嬉戏玩闹，是极为美好的一番光景。仇英此幅画作大约正是应白居易的诗意而作，以清雅的设色描绘了充满自然气息的远山、小溪和茅屋，衬托一片岁月静好。





第二开 贵妃晓妆

本幅描绘的是唐玄宗（685年—762年，712年—756年在位）所钟爱的贵妃杨玉环（719年—756年）早起梳妆打扮的场景。杨贵妃倾国倾城之容貌以及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从唐代以来就一直在诗文、戏剧和小说中不断被言说。

画面中，端坐在屋内椅子上正在整理头发的女子便是杨贵妃。另有两位宫女侍立于侧，一人捧着铜镜，一人端着珠翠头饰。这正应了文人心目中女子“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极美景致。画面中还绘有女子十人，她们或弹奏箜篌，或侍弄花草，或逗引小狗，均惬意非常。仇英笔下的杨贵妃及宫女服饰具有唐代特点，但人物本身弯眉细眼、五官精细、溜肩细腰、身姿妖娆，与唐代女子的大气、丰腴之美相悖，更符合明代对女子的审美要求。在这里，仇英借由唐代之典故，以明代之审美情趣，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瑰丽、闲逸的宫廷生活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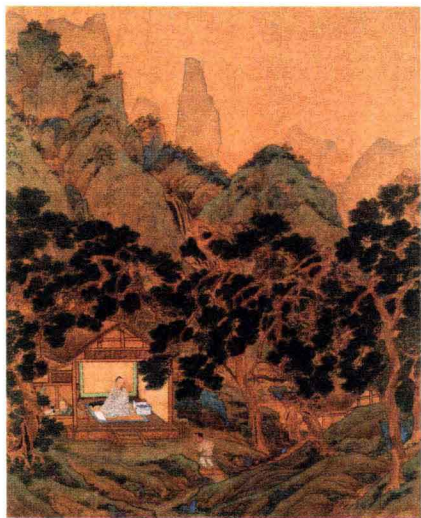
第三开 吹箫引凤

相传，春秋时秦穆公（？—前621年，前659年—前621年在位）之女弄玉（生卒年不详）擅长吹笙，其夫君萧史（生卒年不详）擅长吹箫。两人伉俪情深，一起居风台数年，经常合奏，其音好似凤鸣。一天，笙箫之音引来了凤凰，两人便乘着凤凰升天而去。

本幅所描绘的正是这个传说的场景。画面中，高高的风台上，弄玉、萧史二人正对面而坐，周围有许多侍者相伴。天空中两只凤凰翩翩飞来，仿佛正伴随着箫声起舞。仇英将风台设置在群山之中，周围古木苍苍、云雾缭绕，这种仙境般的气氛与这则传说故事搭配得十分得当。

全画设色明丽，饱和度极高的蓝、红与适可而止的青绿相得益彰。另外，本幅画作亦显示出仇英对于界画的精通。尽管画中的建筑肯定出自仇英的想象，但是在细节上依然入微精确，足见画家平日积累之深。





第四开 高山流水

本幅表现的是春秋时，晋国上大夫俞伯牙（生卒年不详）和樵夫钟子期（生卒年不详）相知相遇的故事。传说俞伯牙擅于鼓琴，一日与钟子期相遇，子期听出伯牙琴音中有“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之意。伯牙惊讶，以子期为知己。后来子期死，伯牙为纪念他，便斩断琴弦，从此不再鼓琴。后人以“高山流水”比喻高妙的琴音，更以之纪念俞伯牙和钟子期旷世之友情。

本幅选取了俞伯牙初遇钟子期的场景进行表现。深山中一弯溪水前，屋舍内的俞伯牙宽衣大袖打扮，席地而坐，旁置古琴，侧有童子似在备茶。屋前钟子期短衣挽袖，肩抗锄头。仇英非常谨慎地将身份地位较高的俞伯牙画得较大，而将身为樵夫的钟子期画得较小。这与中国古代人物画依人物社会地位而定比例的传统相关。另外，仇英通过在画面中设置深山、溪水暗示曲意，可谓匠心独运。





第五开 竹院品古

“品古”即观赏品鉴古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雅集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乐事。古时文人邀请三五志同道合的友人，在自家别院聚会，期间互相展示自己新得的收藏。赋诗、饮酒、斗茶、对弈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助兴环节。北宋时苏轼（1037年—1101年）、米芾（1051年—1107年）等均乐此不疲。到了明代，这种活动更风靡一时。仇英此作描绘的便是一次文人雅集品古的场景。

画面中心屏风前的桌案边，围坐着三位文人，案几上摆满了各色古物。除了文人们正在欣赏的册页外，还有善本书和青铜器等，五花八门。周围有不少童仆、仕女相伴。屏风后茂密的竹林中，还有童仆们或在烹茶、或在收拾棋局。

仇英力图将这件作品刻画得细致入微，连文人所坐椅子的湘妃竹的材质纹理也被描绘出来，足见画家创作时的细致和迎合文人审美趣味的良苦用心。





第六开 松林六逸

据推测，本幅可能表现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701年—762年）及孔巢父（？—784年）、韩淮（生卒年不详）、裴政（生卒年不详）、张叔明（生卒年不详）、陶丐（生卒年不详）共六人于山东泰安徂徕山结社，终日饮酒、游玩，过着远离尘世、好不快活的生活。

仇英通过在画面右上角设置浅淡的城关形象，与近景处的山石松林形成对比，表明六位文人雅士已经远离尘嚣，隐逸山野。六人均宽衣大袖打扮，显露出不羁的神采。他们或谈笑风生，或倚树休憩，或展卷阅读，十分怡然自得。画面中另画有七位童子，随侍在六位文人雅士左右，童子们衣着、动作、神态各不相同。

隐逸题材和闲雅不羁的生活历来是文人画乐于表现的主题。仇英虽非文人，但从本幅中可以看出他对文人审美情趣和文人精神价值的独到把握。





第七开 子路问津

本幅表现的是《论语》中所记“子路问津”的故事。据说，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在远行途中遇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正在耕田，便让弟子子路（前542年—前480年）前去询问通往渡口的路线。两位隐士不仅不指路，还劝说孔子和子路放弃游说各国以推广儒家学说、促进社会改革的梦想，也归隐山林。孔子不为所动，表明愿为天下谋太平而不辞辛苦的心迹。

本幅采用了对角线式大刀阔斧的构图模式，在仇英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几乎所有的笔墨都被应用在了画面的右下角。山石、树木、人物、车辆都集中于此。而相对应的画面之左上角则有意几乎留白，只以简殊的笔墨表现一些远山。远近景的对比让画面故事更显突出。山林间，年迈的孔子正端坐在车中，他的弟子子路正在问路。仇英用细腻的笔调将当时的情境生动地再现出来。

